

世界争议文学

SHI JIE ZHENG YI WEN XUE



寂寞的井

Ji Mo De Jing

[下]



拉德克利夫·霍尔（英）◎著

张永曾◎译

远方出版社

00148533

世界争议文学

寂寞的井

下

远方出版社

第三卷

第二十八章

—

一抹毫无暖意的阳光惨淡地洒在宽阔的河面上，照着一艘行驶的拖船的烟囱，拖船像笨重的犁似的把河水劈开，可是水面并不是用来播种的，河水随着拖船的尾迹又合拢起来，巧妙地抹平了拖船喧嚣而又蹒跚地走过的一切痕迹。切尔西堤岸的一溜树在三月里尖利的寒风中弯下身来吱吱作响。风刺激着树枝里的树液以更坚强的意志流动，但是树皮上却粘满了油污，变黑了，用手一摸，手指就糊上油污，这些树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总是灰心丧气的。于是对风的反应也就有点迟缓——这些城市里的树，总是有些灰心丧气的。右岸远处兀立着许多工厂的高大烟囱，直冲向单调的天空，它们深得年轻艺术家的喜爱，特别是那些技术不高明的艺术家，因为没有什么人会画不好烟囱的，而在河对岸，巴特茜公园看来仍然有点朦朦胧胧的，仿佛刚刚开始从浓雾中重新显露出来。

斯蒂芬坐在她那间又长又大，天花板稍微有些低的书房里，书房的竖铰链窗都朝向那条河流，她双脚直伸向壁炉，双手插进上衣的口袋里。现在眼睑低垂，虽然还不过是刚过中午，浓浓的睡意已弥漫了她的全身。她工作了一整夜，这是一种可悲的习惯，也是帕蒂义正严辞加以反对的习惯，但是只要斯蒂芬工作的兴头上来了，争辩就一点用处也没有。

帕蒂从她那绣花绷子上抬起头来，把眼镜往上推了推，以便更清楚

地看看昏昏欲睡的斯蒂芬，因为帕蒂已经有很深的远视了，带着眼镜，屋子里显得一片模糊。

她心想：“是呀，这两年她变化可真大——”接着她长叹一声，半是悲伤，半是满意。“反正她现在做得很好，”她一边这么想，自豪的感情在全身缓缓流淌着，因为多亏这第一本长篇小说很优秀，懒洋洋躺在壁炉边的这个长手长腿的姑娘，赢得了一些声誉。

斯蒂芬打了个呵欠，帕蒂整整眼镜，又继续她那绒绣的活儿。

一点不假，这整整两年的流放生活，在斯蒂芬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这张脸现在削瘦多了，而且显出更加坚定的意志。有的人说，她的脸变得坚强果断了，因为她的嘴不再那么炽烈，更不那么柔和，嘴角现在有些下垂。下巴粗壮结实的轮廓最近由于消瘦而显得咄咄逼人。在浓重的眉毛和在眼眶里显出的淡淡阴影之间，已经出现了淡淡的皱纹；那对眼睛确实是作家的眼睛，总是略带倦意。她皮肤的颜色比过去苍白了一些，失去了那种风吹日晒的色调——户外生活的色调——从上衣口袋里慢慢伸出来的手指头有浓重的烟味——她现在成了一个没有节制的烟鬼。她头发很短。那是一天早晨她带着挑衅的情绪，突然去一个理发店，让理发师把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和男发一样，于是这一下就成了属于她自己的发型，因为现在她脖子后面那条粗大僵硬的辫子，再也不会来破坏她优美头部的轮廓了。那头浓密的栗色头发摆脱了原先强加在上面的累赘，终于可以自由呼吸和摆动了，斯蒂芬现在也开始喜欢上自己的头发，而且引以自豪——每天晚上总要梳上百下，一直梳得头发显得平整而有光泽。菲利浦爵士在他雄姿英发的岁月，也曾经为自己的头发自豪。

斯蒂芬在伦敦的生活是一种永无休止的竭尽全力地劳作，因为对她来说，工作已经成了一种麻醉剂。是帕蒂找到了窗户面向河的这套住宅，是帕蒂现在在管帐，付房租，付各种账单，管理仆人。所有这些琐事，斯蒂芬都静静地不闻不问，忠心耿耿的帕蒂也任凭她这样做。像一个日见衰老而且忧心忡忡的女祭司一样，她悉心照看那灵感的圣火，给它的火焰添加合适的食物——美味的烤肉，清淡的布丁、大量的新鲜水

果,几乎不用费心思能从杰克逊、福特南与梅森公司等店铺买到各式各样的这些东西。因为斯蒂芬的胃口已经不像从前在莫顿精力旺盛的那些日子那样好了,现在有些时候她根本吃不下,或者如果非吃不可,她也是一边吃一边抱怨,很快就会烦躁不安地又回到她的写字台那里去。在那时候,帕蒂会去书房,带去一听上好的布兰德牌肉罐头——她一点一点地喂这位倔强的作家的事情,甚至都传扬开了——直到最后斯蒂芬必得笑起来,狼吞虎咽把肉冻都吃了,好继续写作。

除了自己的工作,只有一件事是斯蒂芬从来没有片刻放弃不管的,那就是操心让拉夫德里过得好。那匹短腿马已经卖了,她父亲的那匹栗色马,她已经给了安垂姆上校,他发过誓要对得起他终生的朋友菲利浦爵士,决不会把这匹马放手不管——但是拉夫德里,她把它带到了伦敦。她亲自寻找了个马厩,为它租下了,还给吉姆在那上面租了几间屋子,这个马夫也是她从莫顿带来的。每天上午她很早就起床去公园里骑一次马,这是件没有意思而且麻烦的事,可是现在只有这样才能让这匹马和它的主人在一起呆一会儿。有时候她骑着它在海德公园的马道上来回慢跑,她猜想着它在叹气,于是就会弯下身来,轻柔地对它说话:

“我的拉夫德里,我知道,我们不是在莫顿城堡,没有那里的群山,也不在那一派葱绿的塞文大河谷——但是我爱你。”

这样因为它理解她,所以就会昂首阔步在岔道上跑起来,装作它依然感到青春焕发,装作因为能围着这马道慢跑而欣喜若狂。但是过了一会,这两个悲哀的逐客就会垂头丧气,走得无精打采了。双方都会以自己不同的方式猜透对方的痛苦,因为想念莫顿而致的痛苦。所以斯蒂芬就会不再催马前进,拉夫德里也会不再给斯蒂芬装假了。但是斯蒂芬应母亲的请求每年必须回家探望两次,那时拉夫德里也一起去,这时它又重新感觉到脚下那美好春天的草地,见到莫顿那红砖马厩,在它那间宽大豁亮、空气流通的马房里面铺垫的草上打滚,它的快乐真是无边无际。日子仿佛在不注意间就悄然,滑走了,它变得油光滑亮,又会显得像是刚刚五岁口的样子了——然而对斯蒂芬说来,他们这些次回家都是痛苦的,她爱莫顿,但是她常常觉得自己成了这个宅院里的陌生

人，一个只是在那儿忍受煎熬的多余的陌生人。她好像觉得，这所古老的大厦忧郁而又悲哀地在往后退缩，不再接受她的爱了，它那些窗户不再指引她，欢迎她说：“回家来，回家来，快快回到家里来吧，斯蒂芬！”她也不敢再奉上自己的爱，而正是这种爱把她的心都快要压碎了。

现在她必须和母亲一起去拜访许多人家，必须去参加所有的正式社交盛会——完全是为了做做样子，免得左邻右舍猜测他们母女之间关系破裂了。她必须虚构故事，说是她在一个城市里找到了促进她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全部条件，事实上她却是对青山绿林，对广阔空间的清新空气，对莫顿的清晨、中午和黄昏满怀如饥似渴的向往。唉，然而为了她父亲，也为了莫顿，她又不得不去做那些事情。

她第一次回家探望的时候，一天，安娜非常平静地对她说，“有一件事情，斯蒂芬，我想我也应当告诉你，虽然旧事重提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这儿一直也没有流言蜚语——那个男人保持了沉默——为了你父亲，你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高兴。还有，斯蒂芬——克罗兹比家卖掉了格兰吉庄园，我相信，是去美国了……”她突然就停下不说了，也不看斯蒂芬，斯蒂芬点了点头，无话可说。

因此现在住在格兰吉的人与以前不是同一家人了，相比他们更投合这人郡的口味——他们是海军将军卡尔森和他那长着一副苹果脸的妻子，她自己没有孩子，可是很热衷作母亲的聚会。斯蒂芬有时得和母亲一起去格兰吉，因为安娜喜欢卡尔森这家人。斯蒂芬已经变得严肃而且冷峻了，邻居都觉得她现在过分矜持，过分自信了。他们猜想，是事业的成功对她的头脑产生了影响，因为现在谁也想象不到她过去那种糟糕互极点的羞怯，这种羞怯使得社交活动成了一种痛苦不堪的折磨。

但是至少她免去了会见罗吉·安垂姆，这一点是她深感庆幸的。罗吉和他所属的那个军团去了马尔代岛，所以他们俩没有见面。维奥赖特结了婚，住的是伦敦“贝格拉维亚的一所叫人眼馋极了的房子”。有时她会突然拜访斯蒂芬，但不是很经常，因为她很顾念婚姻家庭，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另一个快要来了。她已经有所克制，远远不像初遇亚历

克的时候那样母性十足了。

如果女儿的成就说让安娜感到自豪，她说话也从未超过非说不可的那寥寥数语：“我多么高兴呀，斯蒂芬，你的书写得很成功。”

“谢谢你，母亲——”

然后这母女俩又像往常那样陷入沉默了。他们这种无声无息的长时间沉默，在他们呆在一起的时候差不多是天天可见的事情。他们也无法再正视彼此的眼睛，他们双方的眼睛总是相互躲闪回避，有时安娜单独和斯蒂芬在一起的时候，她那苍白的脸颊会微微发红——也许是因为想起了什么。

而斯蒂芬心里则会想：“这是因为她不能不回忆往事。”

然而，大部分时间出于共同的默契他们避免一切接触，除非是在公共场合。而这种有意的回避使他们精神十分紧张；他们现在互相都感到困窘，因为互相都是暗中刻意安排，好避免会面。因此这些对莫顿迫不得已的探访，成了斯蒂芬难以忍受的刑罚。她回到伦敦以后，常会睡不着，吃不下，什么也写不成，她在刚刚离开那幢庄重古老大厦的时刻沮丧绝望，就像快要生病似的萎靡不振，因此帕蒂不得不非常严厉，为的是让她振作起来。

“我真为你感到羞愧，斯蒂芬。你的勇气到哪儿去了？你不配得到你那非凡的成就。你要是继续这样，那就只好靠上帝来帮你完成这本新书了。我想，你要成为一个只有一本书的作家啦！”

斯蒂芬只好圆睁双眼，步履沉重在重新坐到她的工作的地方——她不希望自己成为只是一本书的作家。

二

不过，就好像谷物要进入磨坊一样，所有的东西都进入那些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当作家的人的头脑——善与恶，贫与富，乐与悲，一切谷物都进入磨坊——因为莫顿而痛苦虽然使斯蒂芬的精力消耗殆尽，却燃成了光辉炽烈的火焰，因此她写的一切东西，都是她在这个火焰的照耀之下完成的，所以看得特别清晰。她好像处在某种特别的状态之中，她

的注意力转向了那些非常普通的人，那些同样来自泥土，来自滋润了莫顿的同样的泥土的卑微的人。她自己的那种种奇异的感情丝毫也未涉及他们，然而他们却是她自己的感情的一个部分，是她所向往的质朴与安宁的一个部分，是她奇异地渴望正常状态的一个部分。斯蒂芬虽然还不明，但是他们的幸福确是来自她愉快的瞬间；他们的悲哀来自她已经经历而且还要经历的悲哀；他们的失败挫折来自她自己的痛苦无能；他们的成就来自她渴望完成的东西。这些人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获得生命和力量。像婴儿一样，他们从她的乳房吮吸灵感，获得元气，因而变得强大无比；并且要求、强力要求得到承认。因为确实只有写出好书，他们才得以力图参与精血的奇迹，那奇异而且可怕的精血的奇迹——成为生命的赋予者，净化者，最后的伟大赎罪者。

三

但是，帕蒂还担心另外一件事，这就是这个姑娘老想离群索居。她觉得，这好像是斯蒂芬的一个弱点。她看出了，斯蒂芬现在想离群索居的潜在原因是因为受到伤害而产生了自卑心理，所以她竭尽全力来打消它。是帕蒂强迫感到窘迫的斯蒂芬接受摄影记者采访，而且也是帕蒂介绍详细情况，作为发表那些图片的说明：“如果你一定要当个寄居蟹，那么我要说些什么，就都由我自己来决定好了！”

“你说什么都行，我可一点儿也不在乎！现在就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吧，帕蒂！”

现在总是帕蒂接电话：“很抱歉，斯蒂芬小姐得忙于工作——你刚才说是名字？啊，是《文学月刊》！知道了——嗯，我想，你星期三来吧。”到了星期三上午，又是老帕蒂守候在那儿，把匆匆赶来采访的年轻记者堵截下来，他是奉命来挖掘有关这位新出现的小说家斯蒂芬·戈登的新素材的。这时帕蒂对这位急匆匆的年轻人笑脸相迎，把他赶到她自己那间小小的私人房间里，给了他一把舒适的椅子让他坐下，把壁炉的火拨得让他觉得暖和点儿。于是这位年轻人注意到她那动人的笑容，心想，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多客气，而穿街过巷去访问那些脾气乖

张、摒弃社交的作者又是他妈的多么难。

帕蒂一边说着话，一边始终客气地笑着：“我非常不愿意直到你什么也没得到就两手空空回去，可是戈登小姐这些日子一直昼夜工作，我不敢惊动她，你不介意吧，是不是？现在，如果你愿意让我来替你介绍——我确实非常了解她的事情；事实上，我过去是她的家庭教师，所以我的确很了解她。”

笔和笔记本掏出来了，和这位善解人意的女士交谈是很容易的：“嗯，如果你能告诉我某些有趣的细节——比如说，喜欢什么书籍，她的娱乐消遣活动，那我就太感激了。她打猎吧，我相信？”

“啊，现在不了！”

“明白了——那么，她过去打过。她父亲不是菲利浦爵士吗，他在伍斯特郡的什么地方，是因为一棵树倒下来，或者别的什么事情去世的吧？你觉得戈登小姐是什么样的学生？如果我把稿子写好了，我会把原稿送给她过目的，不过我确实很想见见她，你知道。”这位年轻人相当聪明，他接着又说：“我刚刚看完了《犁沟》，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书！”

帕蒂滔滔不绝地讲着，那位年轻人一一记了下来，等到最后他要起身离开的时候，她把他领到阳台上，在那里他可以看到斯蒂芬的书房。

“她就坐在她那张写字台旁边！你还有别的什么要求吗？”她得意洋洋地说，同时还用手指着斯蒂芬，斯蒂芬的头发的确很短，直挺挺地立着，就像青年作家有时留的那种样子。帕蒂甚至有时还安排让斯蒂芬自己见见那些新闻记者。

四

斯蒂芬起床了，伸了伸懒腰，走到窗户前面。太阳退到云彩后面去了；一种棕色的微光漂浮在码头上空，因为现在风小了，雾气袭来。她现在怀有一切优秀作家共有的那种胆怯，她不喜欢她所写的东西。她总是觉得头天晚上写的东西好像不合适了，没有任何价值；她决定一笔勾销，从头到尾再写一遍。她逐渐在某种惶恐面前畏缩，她的新书会成为一次荒唐可笑的失败，她觉得，她再也写不出一部小说有《犁沟》那样的价值。

《犁沟》是她十分奇怪地得到一种超自然的内心力量对种种冲突反应的结果。但是她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反应了，她的脑筋像一根拉过了头的橡皮筋，它再也缩不回来了；它变得松弛了，没有反应了。现在有些别的东西让她心烦意乱，她想把这种东西表述于文字，可是又羞于启齿。她点燃一支香烟，吸完了又拿出一支，就着烟蒂把它点着了。

“看在上帝份上，别再绣那个帘子了，帕蒂。我简直受不了你那根针的声音；每一次你把针穿过那绷得紧紧的亚麻布，它扯出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就像敲鼓似的。”

帕蒂抬起头来：“你抽那么多烟真是太不应该了。”

“我想是的。我再也写不出来了。”

“从什么时候起有这种感觉？”

“就从我开始写这本新书的时候开始。”

“别犯傻了！”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觉得没劲儿，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空虚，这本新书不会成功的，有时我想最好把它毁掉。”于是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两眼呆泄，但又紧张得像根绷紧了弓弦。

“这是因为通宵熬夜，”帕蒂嘟囔着。

“我精神头来了，我必须写。”斯蒂芬突然强有力地说了。

帕蒂放下自己手头的绒线刺绣活。她对斯蒂芬这种突如其来的沮丧处之泰然，她已经逐渐习惯了这种文人的喜怒无常，然而她还是更加仔细地看了看斯蒂芬，她发现她脸上有些东西让她不安。“你看起来疲劳得要死；为什么不躺下休息？”

“废话！我要工作。”

“你不能再工作了。你看起来都要垮了，不知怎么回事。你到底怎么啦？”接着她又轻轻地说：“斯蒂芬，到这儿来，请你坐在我身边，我必须得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斯蒂芬按她说的做了，一瞬间，仿佛她们俩又回到莫顿那古老的教室里了，这时她突然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我不想告诉你——我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你呢，帕蒂？”

“因为，”帕蒂说，“我有权力知道；你的事业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斯蒂芬。”

斯蒂芬这时突然情不自禁地感到某种获得了幸福的解脱，再次向帕蒂敞开自己的心扉，把自己的这个新的巨大的苦恼告诉这个忠诚而又聪明、满头灰发的小个子女人，在过去这个女人曾经伸出手来挽救过她。也许现在这双手又能给予为了挽救她而必需的力量。

她不看帕蒂，迅速说了起来：“有点事情我一直想要告诉你，帕蒂——是关于我写作的事，它出了点儿什么毛病。我的意思是说，我写的东西本来可以有力量得多；我感觉到这点，我知道这点，我在某个方面可以说是退缩不前，有些东西我总是抓不着。甚至在《犁沟》中，我觉得，我也有些东西没有抓住——我知道，这本书是很优秀的，但是它还不完美，因为我自己就不完美，并且我永远也不可能——你能理解吗？我是不完美的呀——”她停了一下，因为找不到她想要的字眼，于是又没头没脑，匆匆忙忙地说起来：“有一大片那样的生活，我从来也不知道，可是我渴望要知道，如果我要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我就应该知道。世界上也许有那个最伟大的东西，可是我一直都抓不住——这就是为什么可怕，帕蒂，明明知道它无所不在，就在我的周围，我总是靠近它很近，可又总是畏缩不前——觉得普普通通最穷苦的人，最愚昧无知的人；都比我知道得多。比普普通通的这些穷苦的男人和女人知道的还要少，我居然还敢拿起笔来写呢！我为什么没有权利得到它，帕蒂？难道你不明白，我又强壮又年轻，所以有时候我抓不住的这种东西让我苦恼，所以我再也无法集中精力继续写作？帕蒂，帮帮我吧——你自己也曾年轻过呀。”

“是的，斯蒂芬——那是很久以前了……”

“可是为了我，你难道不能回忆一下过去的事情吗？”这时由于自己的苦恼她讲起话来差不多是怒气冲天的了：“这太不公平了，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的精神和肉体就应该处在这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状况呢？为什么我就应该这样，为什么？为什么我要一直因为这个肉体受折磨，这个肉体从来得不到满足，而且总是受到压抑，结果由于这种违

反自然的压抑而变得比我的精神强大得多？我做了什么竟要遭到这样的惩罚？而现在居然危及我的神圣而又神圣的事情，我的写作——由于我这残废、难堪的肉体，我永远也成不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她停下，突然感到难为情和羞愧，羞愧得不能继续说下去了。

帕蒂坐在那里，脸色苍白，一声不吭，仿佛死人一样，没有任何安慰可以给予——也就是说她不敢给她任何安慰——同时她所有的精辟理论，比如为那些别的人而去完成使命；要高尚、勇敢、忍耐、正直、守身如玉，忍耐，因为忍耐是一种权利，性倒错者可怕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帕蒂所有的这一切精辟理论，都像某个虚无漂渺的神庙的废墟，坍塌在她周围，在这个时刻她只有一件事看得清清楚楚：真正的天才被囚在枷锁中，囚在身体的枷锁中，一个优秀的灵魂被锁在肉体的桎梏中。她从前曾经为了自己这个受尽痛苦折磨的人和上帝争论，现在她在内心里又向这位曾按自己的意愿创造了斯蒂芬的造物主呼喊：“汝之双手创造了我，在我周围的环境中培育了我，然而汝又毁了我。”这时她的内心感到了一名难以名状的痛苦：“然而汝又毁了我——”

斯蒂芬抬起头来，看到了她的脸色，马上机敏地说：“不要紧。没什么，帕蒂——忘了它吧！”

但是帕蒂已是热泪盈眶，斯蒂芬看见她这样，就走到自己的写字桌跟前，坐下来，找出自己的手稿：“我不得不把你赶出去了，我必须工作。如果我吃饭来晚了，不要等我。”

帕蒂非常温顺地悄悄溜出了书房。

第二十九章

—

新年一过，也就是九个月以后，斯蒂芬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问世了。它未能像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样引起轰动，这有点儿叫人失望。一位评论家谈到这部作品的时候说：“缺乏抓住人的力量，”他的这句评论，总的来说，还是恰如其分的。然而新闻界没有忽略《犁沟》的那些长处，处理是温和的。

但是作者本人对它的缺憾还是清楚的，对于并非实事求是的安慰不以为然，因此帕蒂说：“没关系，斯蒂芬，你不能期望每本书都成为《犁沟》——而且这本书也很具有了文学价值，”斯蒂芬在帕蒂走的时候才说了一句：“我是在写长篇小说，亲爱的，不是写小品文。”

在这以后，她们再也没有谈论这本书，因为毫无结果地讨论有什么用呢？斯蒂芬很清楚，而且帕蒂也懂得，这本书远远没有达到作者的能力。就在那年春天，拉夫德里突然瘸了，而且瘸得非常厉害，于是其它一切事情都给放在一边了。

拉夫德里老了，它现在十八岁，所以它的瘸腿很不容易治好。生活在城市里很让它难受，他总是向往莫顿那光线充足、空气新鲜的马厩，这里马道铺料下面那死硬的路基把它的腿震坏了。

兽医不停摇头，一副一本正经的神色：“它是一匹老马，当然你知道，它年轻的时候，你骑他去打猎很舒服——这都没问题儿。任何事物到头来都有自己的限度，戈登小姐。是的，有时候这恐怕是令人不快的。”这时他看了一下斯蒂芬的脸色，说：“我非常抱歉，不能做出一个更叫人高兴的诊断。”

另外一些专家来了。伦敦每一个好兽医都请教了，包括哈布代教授。无法医治，无法医治，他们总这样说，有时他们还告诉斯蒂芬，这匹

老马很受罪；可是这她早就知道得很清楚——她曾经亲眼看到拉夫德里肩头暗暗冒出汗来。

这样有一天清晨她走进拉夫德里的马房，她打发马夫杰姆到马厩外面去，然后把自己的脸紧靠在这匹牲口的脖子上，这时它转过头来，用鼻子闻闻。于是他们俩就非常安静严肃地相互对视，拉夫德里眼里露出一一种奇怪的新表情——那是对人们称作痛苦的这种事情难以理解的半是焦急半是不服的神色：“怎么啦，斯蒂芬？”

她拼命控制住自己的眼泪，回答说：“也许，为了你，开头，拉夫德里……”

过了一会儿，她到它的马槽去，让饲料从她手指缝里漏过去：可是他还是不乐意吃，连让她高兴一下也做不到了，所以她把马夫叫回来，准备一点粥。她轻柔地给它整理了一下滑到旁边去的衣饰，首先是底层的毯子，然后是漂亮的蓝垫，上面缀有红色的穗带——红色和白色，那是莫顿古老马厩的颜色。

马夫杰姆，现在长成一个矮胖结实的年轻小伙子了，他怀着替她发愁的心情看着她，但是并未说话；他和他用这辈子的时光来侍弄的这头牲口一样，几乎同样哑口无言——也许更哑，因为他的语言只有字句，并没有像拉夫德里和斯蒂芬谈话的时候那样，用声音和动作所表达的意思要比字句多得多。

斯蒂芬对杰姆说：“我现在就去火车站订一间明天的马用包厢，随后我会让你知道我们动身的时间的。把它好好包裹起来；请多带点衣被给它在路上用，别让它冻着。”

马夫点了点头。虽然她没告诉他去的地方，但是他已经知道了；目的地是莫顿。于是这个大胖小伙子就非得装作去忙着准备一大捆新鲜的干草给马铺垫就走了。因为这时他的脸变成了紫红色，他的厚嘴唇实际上正在哆嗦——这实际上也并不奇怪，因为谁照料拉夫德里，谁就爱它。

拉夫德里温顺地走进了它那间马用包厢，杰姆麻利地拴好了缰绳，然后碰了一下自己的帽子就匆匆到他坐的三等车厢去了，因为斯蒂芬要在拉夫德里这最后一次旅行回到莫顿田野去的途中，自己和它待在一起。她在专为马夫准备的座位上坐下，打开朝向马用包厢的那个小木窗，于是拉夫德里的口套抬起来了，它扭头向窗户这边张望着。她抚摸着它口套上那柔软的灰色长毛绒。这时她从自己的衣兜里拿出一根胡萝卜，但是现在对它的牙齿来说，胡萝卜有点太硬了，所以她一小片一小片咬下，放在自己的手心中喂它；然后她看着它很不舒服地、缓慢地吃着这些小片，因为它老了，而这显得那么不正常，因为衰老和拉夫德里连在一起总让人觉得很别扭。

她的思想慢慢追溯，追溯，追溯到拉夫德里到来的年月——一身灰毛，细瘦优雅，它的眼睛像爱尔兰的清晨一样柔和，它的勇气像爱尔兰的日出一样明亮，它的心像爱尔兰那狂放的、永远年轻的心。她想起他们相互之间说过的话。拉夫德里说过：“我要勇敢地驮着你，我要一辈子侍候你。”她也回答过：“我要天天照顾你，拉夫德里——你一辈子所有的日子。”她回忆起他们第一次带着猎狗一起去打猎——她是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它是个五岁口的小马。他们在那一天一起做了了不起的事，至少对他们来说，那些都好像是了不起的事——她骑着拉夫德里飞跃前进的时候，她心里正燃烧着一团火。她回忆起她父亲，他那护卫着她的脊背，那么宽大，那么仁慈，那么耐心地护卫着她；而到晚年，它就驼了一点，仿佛它是出于仁慈背上了某种重担似的。现在她懂得了，他一直背负着所以把背压弯了的，是谁加给他的重担，他一直因为那匹爱尔兰良种马而得意，为他那勇敢的小骑手而极其得意：“坐稳，斯蒂芬！”但是他的眼睛一直和拉夫德里的眼睛一样明亮。“坐稳前进，斯蒂芬，前面就有一道难关！”但是一等他们飞越过去，他就回头微笑起来，更早的时候那个冒冒失失的柯汀丝尽量伸长那差劲的四条腿，好赶上那些猎马的步伐时，他也一定这样回头微笑的。

很久以前，一切都仿佛很久以前了。那似乎是一条长长的路，通往哪儿呢？她很纳闷。她父亲已经远去，走进了它的憧憧暗影之中，现在跟在他后面，腿有点瘸的拉夫德里也去了，拉夫德里，眼睛凹下去了，原来那么强壮的灰色脖子耷拉下来了；拉夫德里，原来那么亮的白牙现在发黄了，那么无力，连给它胡萝卜它都咬不动了。

火车颠簸着，这匹马摔了一跤。斯蒂芬跳起来，伸出手去抚摩它。它好像特别喜欢她用手摸它。“别害怕，拉夫德里。伤着你了吗？”拉夫德里已经熟悉了通往暗影憧憧的那条路上的痛苦。

现在左边出现了群山，但是离得很远；等到走得稍近一点的时候，群山突然又出现在右边，离得很近，那么近，她都可以看到山坡上那些白房子了。房子看上去有点灰暗；一种安静沉思的幽暗笼罩着群山和山坡上低矮的白房子。下午晚些时候它总是这样，因为太阳已经越过了宽阔的怀河河谷——它是过了怀河河谷，照在群山的西侧了。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向上升起了一点之后，就降下来，形成了一片蓝色的烟雾，由于携带着春意与潮气，连空气都让人觉的很沉重。她倚着车窗，甚至可以闻到春意，这交配的季节，坐果的季节。火车到站停了一分钟，她想象中听到了小鸟的歌唱；唱得非常柔和，但那声音却连续不断——是的，的确不错，那是小鸟的歌声……

三

他们从大莫尔文叫了一辆救护车来装拉夫德里，好让它在路上不再忍受颠簸。那天晚上它睡在它自己那间宽敞的马房里，忠心耿耿的杰姆整个晚上都不愿离开它；他坐在那儿守候着，看拉夫德里睡在铺满金黄色干草的床上，它站起来的时候草都没到他膝盖了。这是对这匹最英勇雄伟的马，世界上马厩中最温文有礼的马所做的最后一次不可言传的赞誉。

但是现在太阳从布瑞登峰那边升起，阳光普照塞文河谷，照到河对岸面朝布瑞登峰的莫尔文群山的山坡上，给莫顿的古老红砖和那安静马厩上的风信标镀上一层金色，斯蒂芬走进她父亲的书房，给他那沉闷

甸的左轮手枪装上了子弹。

然后他们把拉夫德里牵出来，走进晨曦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它牵到北面那个大围场，让它站在曾经让它赢得年轻英勇美名的高大树篱旁边。它极其安静地站在那儿，阳光照在它的身上，马夫杰姆牵着它的笼头。

斯蒂芬说：“我这就送你走了，去很远的地方，你到这儿来时，我还是个孩子，你也很年轻，以后除了很短一段时间以外，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可是我这就送你远行，去到一个遥远的地方，这是因为你的病痛，拉夫德里，这是死亡；人家都说从今以后，再也不会受罪了。”她停了下来，然后低声对它说，声音低到马夫都听不见：“原谅我吧，拉夫德里。”

拉夫德里站在那儿看着斯蒂芬，它的眼睛温柔得像爱尔兰的清晨，然而又勇敢得和盯着它的那双眼睛一样。这时候，斯蒂芬好像听见它在说话，拉夫德里在说：“因为对我来说，你就是我的上帝，那么我又有什么要原谅你的呢，斯蒂芬？”

她向前跨上一步，把手枪高高举起，顶着拉夫德里那灰白光洁的前额。她开火，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它沉重地倒向了地面，像一块石头一般，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道曾经让它争得年轻英勇美名的树篱旁边。

但是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大声的呼叫哀号：“啊，天哪！啊，天哪！他们谋害了拉夫德里！丢人，丢人，俺这是说干了这种事的，他可不是匹马，是基督的……”然后是大声抽泣，就仿佛个很小的孩子摔了一跤，伤得很重似的。这时吱吱嘎嘎过来一个柳条编的小洗浴椅，威廉斯坐在上面，由他一个年轻的侄女推着，一路跌跌撞撞地穿过围场走过来。威廉斯老两口现在年老力衰，侄女到莫顿来照顾他们。威廉斯头年圣诞节第一次中风，另外他太老了，变得几乎像个小孩子子。天知道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他的。本来斯蒂芬一直对他严守秘密，她知道他爱那匹马，所以尽量采取一切措施不让他知道，但是他现在还是来了，他的脸由于中风和越来越厉害的抽泣，歪得不成样子。他想使劲抬起耷拉在洗浴椅扶手上那只半瘫痪的手；他想使劲从洗浴椅上起来，跑到太阳地里拉